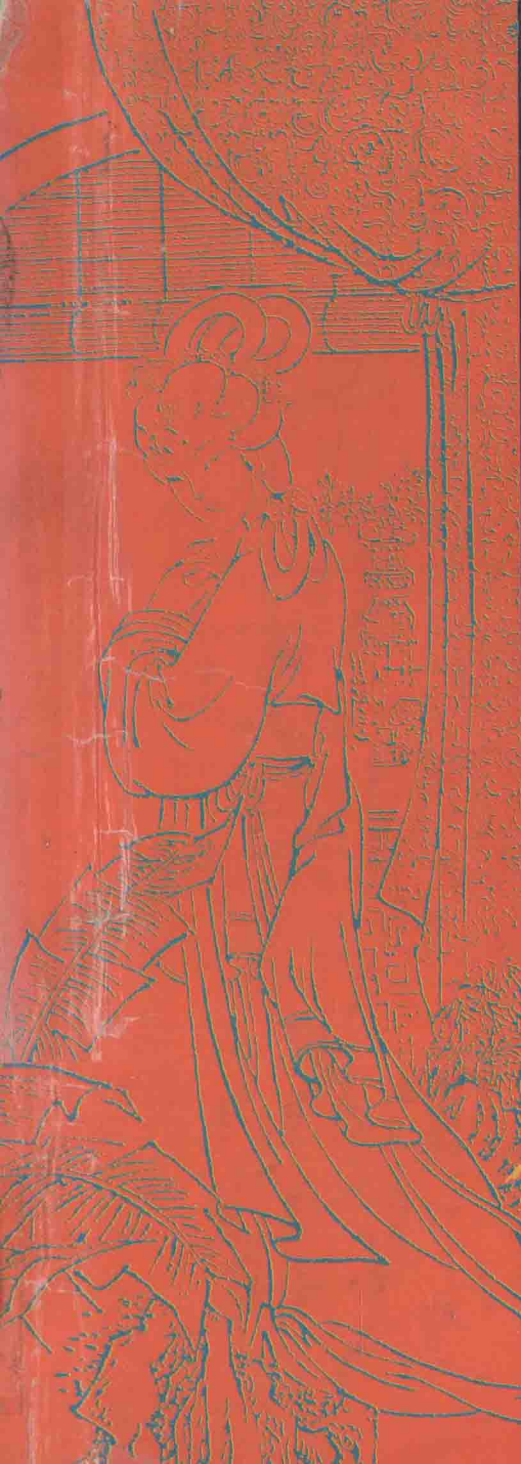


刘心武／著

秦可卿之

死

华艺出版社



● 刘心武 / 著 ● 华艺出版社

秦可卿之死

周汝昌著



(京)新登字 124 号

秦可卿之死

著 者：刘心武

出 版：华艺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二二工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21 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1996 年 11 月第二版

印 次：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80039-807-0/Z · 237

定 价：12.00 元

我没想到会与作家刘心武成为“文字交”，当然更没想到要为他新著作序的事。如今捉笔在手，还未想好从何说起最“像篇序”，却早思绪纷如，便觉心曲衷肠，都急着要“入序”，都奔赴我这只笔下。薛宝钗评议史湘云，下了“话多”二字，令人忍俊不禁。我倒以为“话多”并非贬词，能如她那样的话多，岂非一种荣誉而何？于是决意，不管“像篇序”还是不像，应该胸无城府，学一个光风霁月、心直口快的豪爽人气概才是。

心武是位有名的作家，可是因我目坏之后无力阅读当代名著，所以没看过他的小说。倒是偶于《团结报》上读到他的《红楼边角》，心焉识之。而且因此乘兴信笔，也写了小文，致赏于他的“读红”的深细，注意焦点的不落俗套，说他是“善察而能悟”。这就是我与他缔结文字交的因缘。我与当代的小说家虽也有一点接触，而与心武这样形式的交往却是首例。

雪芹的《红楼》出书以后，前代和近现代以至当代的小说作者群，几乎没有不在那座“楼”下徘徊过、不受那“楼”影的掩映的——不管是意识地非意识地，自觉地不自觉地，简直是“概莫能外”。清代的补、续、仿、偷、翻、反……例子已屈指难以尽数，连《老残游记》那部似乎与《红楼》毫无交涉的稗官野史，实质上却饱涵着《红楼》的营养汁液。

● 周汝昌

序

近现代专意摹拟雪芹文心笔致的，思欲脱胎换骨、离形摄影的好手笔，则端推《海上花列传》一书。迨至当代，那就也不逊于当初，有的尽管“口不言红楼”，实际他不声不响，坐在台下后排，暗自向台上的雪芹师爷或师傅的手、眼、身、法、步上去揣摩——所谓“偷艺”者是也。人们都异口同声说“曹雪芹伟大”，伟大在哪里？这也许可以说明其伟大之一端吧？这种当代小说家向雪芹“偷”点什么的例子，连我这外行也是看得出的。近期也见过作家的文章，他已然自己“坦白”，是有心向雪芹“偷艺”。既已声明了，这就不再算偷了，因为暗偷与明学是不同的态度。

我因此觉得作家心武是明学的，他是有意用心致志地去探究雪芹那支笔的神力与魅力，所以才会去写《红楼边角》。

当代学“红”，又不管偷艺还是明学，当然各人只能就各人自家所理解领略的角度层次去偷去学——自以为那才是雪芹之最“佳”处、最“伟大”点、最值得揣摩的。这样，名曰学习雪芹的笔，实为顺自己的路。这儿自然也就有了一个理解领会者的“水平”的问题。

我印象中，相当多的评论者在谈起《红楼梦》的“艺术性”时，大致意思总不出“十六字真言”，即：“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描写深刻”。我常自疑自问：如果这就是《红楼梦》之不可及处，那世上的“红楼梦”就多得

是，何至于至今仍数它独一无二？念熟了那种“真言”式的“文艺经”，就会懂了《红楼》艺术？就会写出不朽的新小说吗？

在这自惑不解之心情下，我偶见《红楼边角》，这才引起注目。我见他能论到雪芹如何写帘幔，如何写雨雪，如何写那不为人重的小丫头……。他在文章中也不只念那些“真言”和“文艺经”。我才觉得这作家对《红楼》的领会有与众不同之处。

毫无疑问，引起心武写这些“边角”文章的原由，也还是他在潜心寻究雪芹的笔法。

或问：什么是笔法？不就是运用文字语言的技巧吗？人家西方讲的叫“叙述学”！

答曰：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什么学，离境界还好远呢。

没有雪芹笔下的那种诗的境界，只有“技”——还只要一心追求“巧”，那你写出来的能会真高真美——真像中华文化所长期孕育的文学艺术那样，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即气质、韵味、神采、境界吗？

我有了以上那样的拙见，故此才会注意心武的《红楼边

● 周汝昌

序

角》的文章。

但到后来，又见他由探索笔法而又引向另一种性质的课题，即秦可卿的身世生死之谜。这更使我想到我曾说过的一点意思：所谓“红学”，是由《红楼梦》本身的特点发生的，是读它的人“读出来的”，而绝非掉自天上，或“黄袍加身”式地从外边拉过来强加于它的。小说家除了念那“形象……性格……”的真言之外，许不许应不应思索一些别的问题？心武在这儿是不是“失足”落入了“红学考证派”的“泥坑”里去了？……

这件事，确实唤起了我久蓄于胸怀的很多问号，而觉得该有回答。

自然，回答并非没有，各式各样的，正面的反面的，写在纸上的存在心里的……。但无论怎样，读《红楼梦》的人实际都承认确实与读别的小说感觉、感受总是不完全相似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讲究“用笔”的这个传统被雪芹这位异才又开发出了新境，——问题正是打这儿产生的。

心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第一个指出，秦可卿的出身、家世、在书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像文字表面所示于人的那么简单和浅薄，他以为，秦可卿的真正死因，雪芹既写完了，又因故删掉了，此“故”与艺术要求上的取舍无关，乃是另有事由。心武不属于“红界”，“红界”多年来似乎并无先

乎心武而是出此一见解的事例。这就是我认为他善察而能悟的又一个证明。

他对这个问题，颇下了功夫，可说是执着地钻研，锲而不舍。可他又不写什么“红学论著”，却开了另一创例——用小说的体裁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学术和文艺的见解。

他自己交代得明白：既不同于“续书”，也有异于“仿制”。这也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世间至今没有出现“半拉”作家，能够学得来雪芹的文笔的真精髓。这说明了心武丝毫没有舍己从人之意。

《红楼梦》是从《水浒传》学来的。水浒的绿林好汉，是写宝贵人才的屈枉和毁灭，红楼因此才写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语也！）的人才的屈枉和毁灭。雪芹笔下的每一位女儿，都是一个屈枉的不幸者，人才的命运方是雪芹的真主题，秦可卿是十二正钗的一员，其才貌心胸，不下于熙凤、探春。但流泪写成的这回书稿，最后不得不忍痛割弃！这对雪芹是一桩极大的痛苦与遗恨。在过去，“红学家”的兴趣似乎只限于“考证”她是悬梁自尽的，限于解说她死的形式，至于内涵意义，怕是没有值得提起的了。——由此，即我从这个角度，佩服心武的识见与探索精神。

我们是根据脂批才知道雪芹本来写完了可卿而后来删去，那篇幅足有四五页之多。（我与家兄祐昌合著的《石头

● 周汝昌

序

记鉴真》，证明了那回书的页数，与别回相较，确实短得很多，一点不假。）那条批，非常重要，指明的是秦氏实系与贾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主角人物。（所谓“乘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种奇特的曲词，隐涵的正是可卿的事情，一种难以明言的政治背景的奇祸。）把她看“没了”，如何使得？

由此而言，这册书的所作，是否字字句句都倾心贵当，都能邀获读者的接受？那实在是可以从长讨论的话题，而不是我这作序者要说的话；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心武在体会雪芹的笔法与用意上，确有过人之处。

对于秦可卿，我和他通讯讨论过，承他不弃，将我的书札已附在本卷之中。（我的那些拙见，就不在此复述。）这种交流切磋，意趣盎然。

此刻，暑气将消，秋月矍矍，为心武新书走笔作序，兴致是极好的，——“话多”的人的话，因兴致极好而更多起来。但也还未到“畅所欲言”，已觉有冗长之嫌了，演艺界有言：“见好就收”，我写了这半日，却总写不到“见好”之处，没了法子，也就这么“收”了吧？

中华古历癸酉八月初一日上下午写毕

〔注〕那条脂批，有人见其中有“老朽”“命芹溪”等字样，遂谓此乃



雪芹之长辈的口气。但清代八旗人文字，常有变例，如《红楼梦》正文中，门子对贾雨村（仆役对官）、凤对琏（妻对夫），袭人对花自芳（妹对兄），皆用“命”字，其余妙玉、探春等亦有此例，此实即“教”“让”“使”等泛词之同义语耳。“老朽”也是一种烟幕语。若真是“叔叔”“父亲”，那必不会用“芹溪”一称——“芹溪”是雪芹到西山以后最晚采用的别号，连敦敏、敦诚兄弟都没用过这个称呼法，一概是“雪芹”“芹圃”。那是亲近的平辈人才能用的。在乾隆年代，写小说是“下流”的，父叔长辈与子侄批点小说可说得通？

内 容 简 介

《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是个神秘的人物，曹雪芹原来写的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改为“死封龙禁尉”；他为什么要改？在原稿中秦可卿究竟和她公公是怎么样的关系？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她究竟是怎样的出身？在这隐秘后面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小说家刘心武以他生花的妙笔，写出了关于秦可卿之死的内幕，曲折迷离，惊心动魄，并对贾珍和秦氏的情爱作出了反传统的必将引起争鸣的独特评价！此书并收入刘心武关于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的学术论文多篇，证明他的小说是通过充分的学术研究而创作出来的；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前辈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充分肯定，是关于《红楼梦》的探佚学的可喜收获。此书可读性极强，阅读此书，“红学”外行可看热闹，内行可看门道；凡看过电视、电影《红楼梦》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均可从此书中获得关于秦可卿之死的真正谜底！

目 录

序.....	周汝昌 (1)
--------	---------

小 说

秦可卿之死.....	(1)
贾元春之死.....	(36)

论 说

红楼探秘——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73)
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91)
秦可卿出身之谜.....	(99)
莫讥“秦学”细商量.....	(102)
“友士”药方藏深意.....	(105)
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	(108)
园中秋景令.....	(111)
蛛丝马迹.....	(114)
可人曲.....	(117)
拟将删却重补缀.....	(120)
甄士隐本姓秦?	(123)
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	(130)

《广陵怀古》与秦可卿·····	(134)
关于冯紫英的侠文·····	(137)
《红楼梦》中的皇帝·····	(142)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147)

人 物 论

话说赵姨娘·····	(154)
话说璧大奶奶·····	(164)
话说李嬷嬷·····	(172)
话说秦显家的·····	(180)

红楼迎自

大观园的帐幔帘子·····	(189)
饫甘餐肥·····	(191)
傻大姐的哭和笑·····	(193)
负有使命的帕子·····	(195)
“严老爷来拜”·····	(198)
晴雯说没说过这两句话? ·····	(200)
有眼不识白犀麈·····	(202)
二丫头与圪儿·····	(204)
秦显家的好相貌·····	(207)
效忠信范本·····	(210)
蹬门槛·····	(213)
仔细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	(216)
好雨知情节·····	(219)

《红楼梦》中的服饰并非戏装·····	(222)
鹦鹉前头不敢言·····	(225)
黑眉乌嘴话贾琏·····	(229)
芦雪庵联诗是雪芹自传·····	(233)
有谁曳杖过烟林·····	(238)
花开易见落难寻·····	(244)

结束词“红楼”

揭破《红楼梦》中秦可卿之谜	
——致周汝昌先生信·····	(246)
善察而能悟·····周汝昌	(249)
关于《红楼边角》的通信·····	
·····刘心武、周汝昌	(252)
赞《红楼边角》·····周汝昌	(256)
致刘心武诗笺·····周汝昌	(259)
雪芹笔下颌苔青·····周汝昌	(260)
过场人物乎？结局人物乎？·····	
·····周汝昌	(263)
红楼服饰谈屑·····周汝昌	(267)
关于《秦可卿之死》的通信·····	
·····周汝昌、刘心武	(270)
让我们共思（读《秦可卿之死》再致	
作家刘心武）·····周汝昌	(274)
周汝昌先生致刘心武小柬·····	(277)

秦可卿之死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红楼梦》第十三回

1

没有月光，没有星光，宁国府里的天香楼，被墨汁般的黑夜浸泡着，刮起了风，天香楼外的大槐树摇动着只剩残叶的枝条，把夜的黑波搅动得如同大海中的浊浪，天香楼便更像是一只遭遇海难的大船，任由命运将其无情地颠簸。

贾珍摒绝了所有仆人，一个人迤迤迤迤地朝天香楼而去。

从便门进入会芳园，风把残菊的衰香送至他的鼻孔，使本已心乱如麻的他，更有万箭穿心的难忍之痛。

这位世袭三品威烈将军，在贾氏一族中，是自视最高的；不仅因为他是长房的嫡传，不像荣国府的那位叔叔贾政其实是过继而来，更不像跟荣国府东边另院别住的那位贾赦——他虽是贾政的亲哥哥，可那地位何其尴尬；他贾珍确称得上是一表人才，贾政何其迂腐，贾赦何其猥琐，他呢，风流倜傥，潇洒自如，而且，文虽不敢夸口，武却骑射俱帅，贾氏的荣华富贵，他享之泰然，贾氏的进一步飞腾，他本胸有成竹……但在这个深秋的夜晚，伫立在会芳园的花径上，贾珍却黯然心悸。

他不由得回想起头年初秋，那些交织着巨大希望和不祥之兆的日子。

……那是绝对的秘密：他的儿媳妇秦可卿，明面上，算是营

缙郎秦业的抱养女，其实，她那血脉，只差一步，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谕出来，令天下大吃一惊，而贾氏，特别是宁国府，又尤其是在父亲知难而退后毅然挑起重任的他，自然功不可没，那时候会得到怎样的褒赏啊！他将一一跪述，是如何瞒过了宗人府的严密查点注册，如何买通了养生堂，如何找到了恰恰年近五十还无子女的秦业，又如何挖空心思，设计出让秦业去养生堂抱出一个男婴时，“捎带脚”地又抱出了可卿的万全之计——倘单抱出一个女婴；必遭怀疑——而为了使可卿从小受到应有的贵族教养，他在老祖宗的进一步指示下，又费尽心机，从小把可卿以童养媳的名义收进府里，调理成如今这样的一个地道的国色天香……儿子贾蓉满了十五岁，老祖宗指示为他和可卿圆房，大面上也只好如此，但老祖宗只管一旁说什么“可儿是我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她和荣国府的那一群其实是坐享其成，真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甘冒风险的，还不是我贾珍一人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可卿何止千日，而那激动人心的一时，眼看近了、近了，却又突然延宕，还不仅是延宕，到头年中秋过后，情势竟恶化起来！

……记得那日从外面回来，本想即刻把要紧的消息告诉媳妇尤氏，偏有个外三路的金寡妇璜大奶奶坐在那里闲磨牙，烦不烦人！好容易那不知趣的娘儿们摇摇晃晃地走人了，这才把在冯紫英家见到张友士的事告诉了尤氏。张友士是可卿父亲从江南派来联络的，事关绝密，所以公开的身分，算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因上京为儿子捐官，暂住冯家，张友士到来之前，自己已得模糊消息：将有以太医身分出现的人物，来和可卿联络，可卿根据秘传下来的联络暗号，在接受一个又一个太医诊视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换上一件绣有黄花、白柳、红叶的衣裳，头插一支有黄莺叼蝉造型的八宝银簪，这暗号除了他贾珍和可卿知道，连尤氏亦不清楚，所以尤氏当着丫头们说可卿让太医们三四个人一日轮

流着四五遍来看脉，并且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时，他便忙用话抹了过去——因为事关绝密，“鹦鹉前头不敢言”，即使尽为忠仆，也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一二啊！……闹了半天，那些太医中并无一个可卿所等之人，他们对那衣裳银簪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张友士来为可卿“看病”了，他开出了那含有惊心动魄的暗语的药方“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并且爽性对贾蓉也挑明：“……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可卿父亲的殊死搏击，那明显是凶多吉少啊！

……但日子也还是只能照常地过，只可怜可卿她恹恹地一个人饱受煎熬；那日父亲的寿辰，天香楼竟依然是锣鼓喧天，太太们点的戏码，像“双官诰”什么的，倒还吉利，谁知凤姐儿怎么神使鬼差地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还魂”算是祈盼可卿他们家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否极泰来吧，可“弹词”演的却是丧乱后的哀音，你说这是什么兆头，亏得我早领着一伙爷们带着打十番的到凝曦轩吃酒去了，没听那丧音！

……算起来，凤姐儿倒是我们荣宁两府里的一个巾帼英雄，可卿的秘事，连贾琏也混沌无知，凤姐儿后来却门儿清，这一来是老祖宗让我给她交底，二来偏那可卿跟她好得令人生妒；最后凤姐连那秘传下来的《园中秋景令》都能倒背如流了……

……熬过了一冬，到了春分，战战兢兢地等那雌雄分明的时刻，居然更趋混沌……正以为无妨高乐、以逸代劳之时，却不想今日忽然月黑天高、风急鹤唳！

贾珍不知不觉中已经又移步向前，他本能地背诵着那首《园中秋景令》：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